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第一章 雾茫 茫

—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他们肩上挂着书包，手里提着饭袋；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他们轻快地走着，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站在桥板上，风格外大些，他们使劲儿跺着脚，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随后，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莴笋、萝卜、卷心菜、芹菜，还有香葱、蒜苗儿，他们是到桥那边的连云场，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

晨曦姗姗来迟，星星不肯离去。然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啊，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霎时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这，就是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

在这漫天的雾霭中，几个提着鸳鸯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

不一会儿，男女社员们，各自关好院子门，走向田野。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像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这种音乐是优美的，和谐的，一点也不单调乏味。

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没有不说话的，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不一会儿，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哎”了一声，说道：

“真是，山不留人水留人哪！……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呀！”

她的消息，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似乎那个“许四姑娘”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

“为啥子嘛，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多难堪呀！何苦呢？”

“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她还留恋个啥子？……走得远远的，也免得触景伤情！”

“说的是！她手上又没有娃儿，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常言说得好：寡酒难吃，寡妇难当呢。”

“呸！你这完全是‘封建思想’！”

“咋个是‘封建’喃？你……”

“好啦，好啦，莫争输赢了。管人家闲事干啥子？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走也好，不走也好，依我看呀，未必没得男人，就不过活了？”

“啧啧，嘴皮子硬！你自己试试看！”

人多嘴多，说啥的都有。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有

的说，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心肠又软，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来个“破镜重圆”。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对上了一个象”，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这个”漂亮得多。又有的人猜测说，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早迟都是要走的，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担心：要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因为半月后，许茂老汉的生日，人家“那个”就要来赶礼，商量结婚的事。“新客上门，是开玩笑的么？麻烦！看他们拿来咋个办？”

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边，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猪儿溜——溜、溜、溜……”走过来了。

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三辣子过来了，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

“猪儿溜——溜、溜、溜……”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的从大雾中走了出来，她边走边问：“喂，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

“没有看见猪儿。三姐，过来一下，我们问你个事儿嘛。”

“老娘这阵不得空呢！猪儿溜——”

“许秋云，站一下嘛，问你正经事呢！……别着急，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

三姑娘许秋云站住，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笑骂着：“理骚婆！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

“又骂人！……呃，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

“放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三姑娘脸色一沉。

“怎么，你还不晓得呀？”

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既是亲姐姐，又是

“介绍人”，一向就像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于是，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

“你不信，亲自去问问嘛！”

“三姐，帮忙可要帮到底啊！”

许秋云说：“好啦好啦，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说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清晨的田野上，留下她高亢的声音：

“猪儿溜……背时的雾，还不散！……猪儿……”

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她们说：“好个三辣子！要不是她呀，四姐儿早没命！……这两姊妹，一个强一个弱，真是，一个妈生的，性情儿这样的不同。”

“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你算一算看……”

“是啊，没有一个像她们爹！”

“就是嘛，要不是他独断专行，爱‘鬼上水’，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从前秀云不是像花朵儿一般么？谁不说她好啊！可如今啦，才过三十岁的人，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了，谁见了不心痛啊！”

“哎，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

“哼！老娘们想不通：为啥好人要受气，恶人该享福？这如今，葫芦坝上的事情，真能叫人气破肚皮！真叫人想不通。”

“算，莫扯远了！这雾茫茫的天气，有谁走来也看不见，叫人家听了去，又该惹下一场祸事！如今有些话，难说！”

“是啊，好大的雾！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粪，别叫他听见，要不然，又要骂人家‘干涉内政’了！”

“哈哈……”

“嘻嘻嘻……”

二

其实，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拣狗粪。——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

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高个子，宽肩膀，面目严厉。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岁。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女儿国国王”，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多年来，他是以自己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院子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

清早，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许多石头进来，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厉声问，“咋个？你……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

四姑娘转过脸来，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对老人赔笑道：“爹，我正要给你说呢，我……不走……”

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啥？”

“不走了。”四姑娘直起腰来，向老汉走近两步，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我想了这几天，实在是不走的好。”

“你说啥？”老汉像突然遭了雷轰，直气得横眉竖眼，跳起脚吼道：“胡说，哪有这样撇脱！哼，哼！”他气得鼻子打响，说不下去了。

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在他看来，郑百如是个大干部，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那是惹不得的，撕破脸皮更不划算。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法院也批准了，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却也不敢阻拦。离婚以后，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娘家”来住，老汉心上就像顶着一根棒槌，很不顺心，成天黑着一张脸。直到两个多月前，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得出了结论：“可以。”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在他做生的那天下山来，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女婿和亲戚们，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把四姑娘送上山去。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才觉得轻松了一点。可是，事到临头，四姑娘公然宣布“不走了”，真是鬼迷心窍！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

“你老人家莫生气啊！……”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凄然说，“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就在这儿，做些吃些。我能做，再苦再累我不怕……”说着，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积蓄多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过脸颊。

“爹，吃饭啦！”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吓了她一跳。她走到四姐身边，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头埋在手腕子里，低声抽泣。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眉毛不由得皱了起来。

茫茫大雾飘过来了。草房的屋檐上，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在悄悄地滴着；几树腊梅含苞待放，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葫芦坝上的浓雾啊，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

三

吃过早饭以后，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揣上钢笔和小本儿。她对许茂老汉说：“爹，我到公社开会去了。”

老汉装着没有听见，一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

九妹子掩好房门，走下阶沿，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前，叫了一声：

“四姐……”

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她闷着头不说话，动作有力而敏捷，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她要自立门户了。

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生许琴，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她说：“四姐，这是何苦来呢！爹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还要跟你闹的。”

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回答道：“老九，我这会儿心里像一团乱麻，你快走，开会去吧。”

老九偏不忙着走，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说道：“我有句话，你可别怪我多嘴……四姐，你才三十岁，还这样年轻，一辈子的事，还长呢！何必这样。”

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叫她莫往下说。

“老九，不要说这些。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说出来你也不懂，你还小啊！”

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忍不住哭了。秀云催九妹快走，别耽搁了开会，许琴才离开了小屋。

大雾迷漫的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只是看不见人罢了。这样倒好！免得人家看见团支部书记刚刚哭过的一对红红的眼睛。老九快步走着，穿过桑园，

折向南边的河沿，顺着长长的麦子地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小桥头，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当她踏上桥板以后，却猛然看见五步开外的桥栏边倚着一个男子：三十来岁，面孔白净，眉目也还端正，穿件补了疤的青布短棉袄，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寸来长的短发直冲冲地立在头上，配上他那瘦小结实的身个儿，给人一种精灵、干练的印象；只是由于眼睛里表现出的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你才不会过于相信他的诚实。他含着矜持的笑容招呼许琴，声音有点嘶哑：“九妹，早啊！”

许家九姑娘碰见这个人，心里很不自在。因为这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他“四姐夫”的郑百如，葫芦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

“稍等一会儿，一路走嘛，龙庆还没来呢。”郑百如和蔼地说。

许琴感到十分局促，便答道：“我上街还有点事要办，我先走一步……”

“忙啥子嘛？”郑百如用一只脚尖在桥板上有节奏地拍打着，做出心不在焉的悠闲样子，接着又问道：“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

“你怎么知道的？”九姑娘心里一惊，她被对方那个大模大样的神态激怒了，说了声：“我不晓得。”便对直走过桥去了。

郑百如在她身后笑道：“二队的妇女们都在油菜地里说了，你还装做不晓得呢，嘿……”

许琴大步往连云场街上走着，她仿佛听得见自己心里怦怦跳动的声音。平常她最怕同郑百如单独待在一块，她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只是感觉到他那眼神里有一种刺人的东西，叫她浑身不舒服。自从和四姐离婚以后，有好长一个时候，他不和许家的人说话，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许琴觉得不说话不是很好么，谁希罕和他说话呀！……今天，郑百如改变了态度，主动招呼她，她倒反而不安了。

走进连云场的街道，许琴直奔上场口的供销分社副食品商店，

她要去把家里发生的事变和自己心里的闷气对另一个人诉说诉说。她跨进店堂叫了一声：“七姐！”

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闻声抬头，满脸兴高采烈，招呼道：“老九，这么早就来了？嗨，我正想找你哩……”说着便丢下几个称盐打酱油的社员，拉了九妹往楼梯口走。许琴看着那几个顾客，十分过意不去，她小声对她七姐说：“我等一等，你先把东西卖给人家吧。”七姐向店堂外的买主们说了一声：“稍等一会儿，马上就来。”便拉着许琴上楼去了。

许琴的七姐名叫许贞，是一个衣着漂亮的二十四岁的大姑娘，参加工作三年了，在供销社里干过各种各样差事，如今人家又分派她卖酱油盐巴，恰好这又是她最不愿干的一门业务。她平常很难得回家，领了工资也不往家里捎一点点，全花在自己一个人吃喝穿戴上了。许茂老汉早对她一肚子气，只是没有机会发泄。

这会儿她把九妹拉进楼上自己的宿舍里，安置在铺着羊毛毯的床上坐下，从镜子背后取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相片来，不在乎地说道：

“你看怎么样？……他叫小朱。”

相片上的青年，尊容并不好看：高颧骨、塌鼻子，鼻孔底下横着一抹小胡子，长长的头发梳得十分考究，似乎还是“电烫泡泡头”呢。许琴对相片扫了一眼，皱了皱眉头，问道：

“上回那个小刘怎么了？这会儿又钻出来一个小朱……”

“小刘吹了。”许贞回答道，很有点理直气壮的样子，“你不晓得么？他嫌我卖酱油的。哼，我还看不起他是个小学教师呢！这年头‘叫咕咕’有什么好？最晦气！……这个小朱，人家是‘工人’。”

正直而又天真的九姑娘，她此刻并不打算分享七姐的庸俗的幸福，她只是为着四姐的不幸，想来求得一点同情。然而，今天显然来得不是时候。她站起身来，要下楼去。

许贞忙拉住她：“呃，你帮我先给爹说一声这个事……”

“你自己去对他说才合适嘛。”

“死女子！不帮忙？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请我帮忙的！”

“呸！”九姑娘暗暗啐了一口，便登登登下楼，一口气跑出店门。许贞在她身后大声说：“散了会过来吃饭。”

九姑娘放慢了脚步，向公社走去。一种沮丧的情绪，莫名其妙地抓住了她。这个二十岁的姑娘第一次产生这样坏的情绪。

“简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她走在街心，终于这样斥责起来了。但具体斥责的是谁呢？是七姐么？是她爹么？还是那个郑百如呢？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仿佛有一点无形的阴影，投到她的周围，使她感到一种不名的压抑和悲哀。

快到公社门口的时候，公社大门斜对过的邮政代办所里，年老的乡邮员老关高声叫道：“那不是许琴么？……快来快来，有你的信，还有一个大包裹，昨天刚刚到！”

许琴接过信来，见是她八姐写来的。八姐前年参了军以后，开到东北去了，今年正在一个军事学院学习。信上写着：

琴妹：你好！爹和姐姐们都很好吧？你上月里的来信收到了，我知道今年家乡的收成还是不太好，心里真替你们着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以后，葫芦坝行动起来了吧？要知道，要把农业搞上去，斗争也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你是团员，一定要跟大多数干部群众一道走在斗争的前列。

昨天，我用省下来的津贴，给爹买了一件皮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请四姐用这些皮子给爹镶一件厚厚实实的皮袄吧。四姐的针线活做得最好，我们姐妹们谁也不如她的手巧。……她离婚以后回到我们家来住了，你要热情对待她才好，有空多帮助她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十年前她读过初中，文化水平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年来太不幸了。……我最近常常在想，个人的遭遇，同整个社会的动荡是不是有关系呢？失去了的个人的幸福，

是不是只有当国家的情况好转和安宁的时候，才会重新到来呢？四姐是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

许琴站在代办所门外读信，刚刚看到这里，郑百如走来了，他笑问道：“老九，哪个给你来的信？”许琴忙一把将信纸团拢来往衣袋里塞，回答道：“八姐的信。”一边说一边往公社大门走。乡邮员老关叫道：“还有包裹呢！”她回头对老关说：“散了会再来取吧。”便跨进公社大门去了。

四

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今天参加会的人不多，除了各大队的大队干部外，就是公社一级的单位和学校负责人。

许琴走进会议室，很自然地便参加到一群年轻姑娘的队伍中去，她们都是各大队的团干部。每一次开会都是这样的；有许多空的位子她们不坐，偏要挨挨挤挤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而且，开会以后，她们还叽叽喳喳说话。

今天的会同往常有点不一样。九姑娘一踏进会场就感觉出来了。台上坐着的，并不老是原来那几个公社领导人，却添了几个陌生的干部，其中有位约摸四十开外的女同志，短发剪齐耳朵背后，神态镇定安详，好像她不是坐在台上，处于众目睽睽之中，倒像是坐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平静。她在沉思，很少向台下望一眼。

“这是县委工作组的颜组长，名叫颜少春。……”一个先来一会儿的胖姑娘对许琴说，“来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搞个试点……”胖姑娘对于新来的工作组似乎很了解，“看，那一个高个子，他叫齐明江，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从前在县中上学，他是‘高七二’的，跟我哥哥同班……”

许琴并不注意胖姑娘的报道。她在回味着八姐信上的话语，

正沉浸在激动之中。

……“四姐是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样的日子真的到来了么？我怎么看不出来啊！……“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也许是我们葫芦坝太偏僻了吧，什么都没有到来！还是这个老样儿，爹一天比一天更自私，更暴躁。三姐从前是那样热爱集体，现在越来越“抵触”啦，对什么宣传都不相信。七姐呢，成天追求个人享受，比以前更叫人讨厌了。四姐的幸福在哪儿？从前郑百如欺负她，如今虽说离开了那个火坑，可是独个儿住在那孤零零的小屋里，沉默得像个影子似的，她的幸福在哪里呢？……葫芦坝的事情真叫人想不透！那个郑百如，看他挺神气的样子，他把四姐害得好苦！都说他这个人能力强，是个人才，可他为什么在家庭生活中会那样卑鄙？还有呢，共青团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家的心思，不知道在想些啥啊？

团支部书记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无忧无虑的。许琴此刻的心思没有集中在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平日里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这会儿都浮上心头来了，这些事情连在一块形成一个又大又粗的马耳朵符号。她差不多没有注意去听公社书记的报告，也忘了把她带在身边的笔记本摸出来。

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把她从乱纷纷的思绪中惊醒过来。这时，那位工作组组长走到讲台前面来了。许琴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强使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会场上来。她睁大眼睛去瞧颜少春组长：圆圆的脸，端正的鼻子，含笑的眼睛，眼角的皱纹，两鬓的几丝白发……许琴仿佛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了。

颜组长没有念稿子。她像摆家常似的介绍着大寨、昔阳的山水，描绘着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劳动和生活的。她一连讲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大寨的农民的故事，语言生动，充满着感情，把会场上的干部们都吸引住了。接着，她又讲起了本省山区某个大队的故事，

她说刚刚参观了那个大队回来不到一个月。

“那儿的山，又高又陡，不像我们这些浅丘地带。那儿的田啊，地啊，山上山下都有，庄稼长得一色的好。那里的干部们可不怕自己的庄稼长得好，不怕收得多！……你们笑什么？依我看啦，我们这儿的干部就是怕把庄稼做好！不是么？庄稼好了，社员富了，‘资本主义’就要冒出来。——这话好糊涂啦！人家可不这样看，他们集体经济越来越强大，单是大队购买的拖拉机就好几台。社员们的生活越过越甜，口粮五百多斤，一个劳动日挣一块五，可他们说，眼下他们还很不够，还要往高处攀呢！……同志们，我们这连云公社的社员分多少啊？昨天我看了看分配表，全社七十个生产队，有一半的口粮不足，不到三百六十斤，你叫社员怎么吃，日子怎么过呀？国家有多少粮食来贴呀？劳动日有的队不上三毛钱！这也算过的‘社会主义’呀？群众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埋怨我们了！……同志们，我们都是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我们作何感想呢？我们不应该努力吗？不应该检查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来一番整顿么？我们不应该努力把生产搞上去，使群众从内心里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么？”

台上的公社干部们首先鼓起掌来，接着，会场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议论声。人们使劲儿拍着手板，借此表示：颜组长的话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说出了他们这些年来想说的话！

许琴兴奋得脸色绯红。阅历很浅、初见世面的姑娘，那种纯真而又热烈的情感，完全被这位领导同志征服了。她挤在一群姑娘堆里，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凝望着台上的颜少春，渐渐地，眼睛都湿润起来。……这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九姑娘生下地来，就没有了母亲，她时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深处给自己描绘着温柔慈爱的母亲的形象；当她长大起来，那种对于母亲的向往渐渐被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所取代的时候，却正遇上了一个乱世年头。在她周围的社会里，人们不是相互猜疑，就是互相斗争；姐姐们出嫁以

后，丢开了一切书籍和关于理想、未来的谈论，整年累月为自己和孩子们的衣食忙碌，甚至吵架恸哭，书上读到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描写，在她们生活的葫芦坝上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邻居们抱怨着分得的粮食比十年前更少了，日子越过越艰难。父亲改变了过去热爱集体的态度，整日在自留地劳动，背地里咒骂这个那个，变得越来越孤独、自私和不可理解了！

人们大凡都是从自己直接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来进行思考的。可怜的九姑娘，既没有更多的经历，又没有离开过她那个生活圈子，这两年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她能像一般的团干部那样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好人好事、组织青年们学习，但却解答不了—些必须解答的问题。每当有的青年问她：“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她便回答不上来，只好笑一笑，把人们常说的话说：“我们青年比起老一代人在旧社会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来，不是已经很幸福了么？”重说一遍。每当她的三姐大声武气对她埋怨：“你如今当团支书，宣传的话跟二十年前的团支书宣传的一个样，哪个舅子还肯信！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话，还是收拾起来吧！”遇到这种时候，许琴就完全没有更深刻的理论去说服她的三姐，她是多么希望人们齐心合力把集体生产搞好，把葫芦坝的生活建设好！她更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能够用智慧的眼光看透葫芦坝群众渴望改变面貌的心思啊！

眼下，这个单纯而又天真的九姑娘，似乎从颜少春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直到散会的时候，她仍然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

散会以后，许琴刚跨出公社大门，一眼看见许贞站在街中央，正和散了会出来的郑百如谈话，许琴忙回头对着身后挤出来的一个老头说：“龙大叔，你回去吃午饭不？”葫芦坝的大队长兼代理支书龙庆是个乐呵呵的人，正害着眼病，他抬起两只红红的眼睛回答道：“你不回去有地方开伙食，我不回去肚子吵得凶啊，哈哈……”“那就请你给我爹说一声，不要等我回家吃饭了。”“好的，好的，你

七姐不是在前面等你么，看……”

许贞迎上前来，笑容可掬地招呼道：“龙大叔，到供销社吃饭去吧。”

龙庆笑吟吟地说：“谢了谢了，我的眼睛痛，家里还等我吃药哩！”说完，像逃跑似的从一旁闪开去了。

许贞很有礼貌地笑了笑，表示歉然。又对许琴说：“走吧，饭都打好了。”

许琴瞅见郑百如站在那儿，好像七姐也邀了他吃饭，心里怪不舒畅，便推辞道：“我就在公社食堂吃。”

善于表情的七姑娘把脸一沉，做出嗔怪的样子，不容分说，挽起许琴的手臂就走。

许琴回头看了一眼，见郑百如也跟了上来。许贞把嘴巴凑近妹妹的耳朵，悄声说：“郑百如这一向态度变好了，刚才在街上碰到我，对我说四姐从前对他如何如何的好。看样子，他回心转意了。呃，要真能和四姐重新好起来……”

许琴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许贞责备妹妹说：“你也跟三姐一样固执了，人家是大队干部呀！如今什么事情不讲个‘关系’呢，三年前，要不是他，我还‘出不来’呢。他有权啊，有什么办法？如果，四姐真能和他复婚的话，将来叫他设个法，钻个招工或上大学的机会，把你也‘推’出来，不是很好么……他还是很讲人情的呢！”说到这里，她故意放慢脚步，等着郑百如走拢身边，便用一种怪吸引人的外交口气，对郑百如笑道：

“四哥，难得请到你，偏偏今天又没得好菜。”

郑百如也笑道，“有一年多了吧，没来打搅过你啦！”

“啥打搅啊！”许贞嫣然一笑，“请还请不来呢！这一年多也真是生疏了，瞧不起我们姓许的啦？嘻嘻……呃，未必你就不给我们帮点忙了么？九妹的‘问题’还没有落实呢！都二十啦，什么时候

才能够‘出得来’呀？”

许琴的血涌到脸上来了，她使劲儿拧许贞的手腕子，许贞“哎哟”了一声，才没有再往下说了。

郑百如颇为得意地一笑，却又矜持地说：“推荐人的事情，我一个人也关不倒火啊。不过，慢慢儿来吧。”

此时的九姑娘简直像走在刀上似的，再也耐不下去了，她瞅见对面走来一个姑娘，便灵机一动，对那个姑娘说道：“素华，你又借有啥好看的书回来么？借我看看吧！”

素华是公社妇女主任曾德容的大女儿，中学时跟许琴同学。她回答道：“有两本，走嘛，你先挑一本去看吧。”

许琴像得了救似的，不由分说便挣脱了许贞的手臂，拉着素华快步逃开了。

许贞在她身后说道：“快一点来，等你啊！”

许琴回答说：“别等我。”

素华在她耳朵边说：“我上午就看见你七姐的‘那个’来了，是一个留小胡子的‘颤花儿’，讨厌死了！……我借到一本《青春之歌》，你拿去看吧，真是好书！你可千万莫叫别人看见了，如今的事情……”

许琴早就曾听人说那是一本好书，十多年前就享有盛名的好小说，可是自己生不逢辰，没有看过。这会儿，她又一下子高兴起来，把刚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去了，脚步轻快地跟她的同学在洒满阳光的小街道上走着，头也不回地往下场口走去。

五

临近正午的时候，雾散开了。葫芦坝依然是青山绿水的老样儿。那些即使是冬天也不枯落的一簇簇翠竹和大片大片的柏树林盘，使这块坝子永远保持着一种年轻气盛的样子；而那些落叶的桑